

第1031期

# 电竞少年的黄金时代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



2014年《英雄联盟》S4全球总决赛中国区资格赛比赛现场

这是一双灵巧的手。它能在1秒钟内敲击5次鼠标，也能在电光石火间把箭头移动到屏幕上任何一处想要的位置。

凭借这双手，李祥在游戏中杀敌无数，不可阻挡。他因此进入了梦寐以求的顶级职业电竞战队。22岁那年，他赢得了2012年WCG(世界电子竞技大赛)中国区的一项冠军。当他用这双手把自己签名的T恤抛向台下时，上千名观众张开双臂，高喊他的名字，为他欢呼。

那是他唯一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明星，长期枯燥孤独的职业生涯已经让他感到心累。这次冠军成了他退役前为自己写下的最后注脚。那时他还没意识到，在接下来的4年里，电子竞技会以近乎裂变的速度，扩散到每一间大学宿舍、每一家网吧。不管是繁华的都市，还是偏远的农村，有网线、有网线的地方就能找到电竞的影子。一年前，一款热门竞技游戏的全球平均每天在线人数已经突破2700万，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总人口。

与李祥那个时期的默默无闻不同，如今的电竞比赛直播已经成为常态，动辄就有上百万观众同时在线观看。2015年，游戏《英雄联盟》全球总决赛的观众人数甚至超过了同年的NBA总决赛。

职业选手的精彩操作视频和他们的花边新闻一起，经常出现在电脑的新闻弹窗里。每到比赛，在最先进的场馆里，现场主持人总会高喊选手的名字，炫目的灯光扫向台下疯狂的粉丝，他们一手举着选手名字的荧光牌，一手比画出“我爱你”的手势。可这些都与李祥无关。一个月前，已经退役两年的李祥到北京找工作。在无数次碰壁中，他都会被人力资源经理一句“除了打游戏还会干什么”的反问噤得哑口无言。最后，在简历中获得的荣誉那一栏，他选择了空白。

## 我没有赶上好时代

除了灵巧，李祥的手还有些粗糙。他的手背因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而长出了褶皱，即使已经退役两年，手腕上因长期训练磨出的老茧仍然清晰可见。

我没有赶上好时代。在北京天通苑附近的一家饭馆里，李祥呷了一口啤酒，苦笑着说。交谈中，他的两只手时不时互相做一些手指拉伸的动作，这是他长期训练留下的习惯。

李祥是在2010年上大二时进入的职业战队。那时国内的电竞市场很小，职业战队商业化程度也不高。打比赛时，李祥和队友经常穿着短裤拖鞋就匆匆上场，没有直播，观众也少得可怜。

最开始，除了吃住和一台可以随时免费使用的电脑，这个职业甚至不能给他一分钱的工资。他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比赛奖金，可就连那次达到自己职业生涯巅峰的WCG中国区冠军，也只给他带来3万元的回报。

就在李祥进入职业战队的同一年，一款叫做《英雄联盟》的新游戏悄然上线。见惯了太多游戏在欢呼声中出现，又在沉默中消亡，李祥并没有把这款游戏放在眼里。他没有想到，短短6年时间，这款游戏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子竞技行业的格局，自己也错过了一班功成名就的快车。

他忽视的，是资本的力量。早在《英雄联盟》还没成为史上玩家最多的游戏时，蠢蠢欲动的资本和热钱就盯上了这块庞大的市场。

那几年，李祥发现圈子里一下多出了不少房地产或者矿业背景的电竞俱乐部。他们买来最顶尖的选手，在最豪华的基地里训练。

在李祥的战队所在地上海，一处环境优雅的产业园里，两栋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并排靠在一起。这是两家刚刚成立3年的LPL(英雄联盟职业联赛)俱乐部，一家由江苏某大型矿产集团赞助，另一家的大股东则是广东某著名地产企业。

建筑由大块的玻璃幕墙构成，巨大的战队LOGO立在上方。建筑内部空间宽敞，光线明亮，会客室、训练室、会议室、队员宿舍一应俱全。

硬件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。在其中一家俱乐部的会议室里，俱乐部经理刘晓坐在印有队标的定制椅子上说。他指了指头顶上，那是一块加入队标元素的异形吊顶，价值上百万元。

这家俱乐部也被国家体育总局统计到了数据库。2015年，中国电竞行业相关产值已经超过500亿元。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主任丁东曾估算，这个产值在2017年将达到千亿美元，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。

资本也很快流进了电竞的衍生行业。李祥记得，自己打比赛时，经常遇到布置简单、用几块塑料广告牌就围起来的比赛场地。没有大屏幕，没有灯光，更没有让人震撼的音效。

现在，与足球、篮球等传统体育项目类似，《英雄联盟》也建立了多个级别的职业联赛。各大赛事运营商应运而生，联赛的场地越来越专业，越来越豪华。与李祥的时代不同，现在的选手经常踩在用整块屏幕制成的地板上，脚下轮番播映着自己和队友的介绍。

游戏解说、直播平台也搭上了这班快车。前《英雄联盟》职业选手杨义退役后，成了一名LPL比赛解说，闲暇时他也会在直播平台上解说高水平游戏。他告诉记者，这些工作能给他每年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，如果再接一些地方比赛的解说，收入会更高。

一些更疯狂致富的神话也在游戏直播圈真实发生。几乎和李祥的职业生涯同时开始，一位初中没有毕业，在北京动物园摆地摊的年轻人闯入了这个圈子。三年后，这个年轻人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直播平台签约金，网友再三确认后才发现，那是一个8位的数字。

最让李祥后悔的，是选手们的地位已经发生变化。他发现，在《英雄联盟》的职业



一位队员在比赛胜利后欢呼 视觉中国供图

联赛中，队员们从上到下穿的都是统一的队服。他也听说，有粉丝深夜堵在俱乐部门口，向训练结束的队员索要签名。

相比一路拼杀才换来的3万元奖金，昔日同一家俱乐部一名经常和他以“螺丝”相称的队友，从别的游戏转战《英雄联盟》，如今已经成为频频出现在电竞新闻里的明星，年收入也已冲到了百万以上。

在上个月的一场颁奖典礼上，这位前队友从加长林肯里走下车，穿着合身的西服、打着领结，走过被粉丝包围的红毯，在签名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李祥几乎不敢确认，他们曾经在一个屋子奋斗过。

从坏学生到明星

这些红毯上的明星进入职业战队前，更多时候会被人归纳为“网瘾少年”“宅男”“坏学生”或者“失败者”。

几乎每一个走进职业赛场的电竞选手都有一段孤独、压抑，又充满激情的过往。在刘晓担任经理的那家俱乐部里，上学时偷跑去通宵上网的经历已经成为队员的标配。

故事总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晚上，他们在恐惧和兴奋中推开门，然后走在黑黑的街道上。直到走进烟雾缭绕的网吧，打开电脑，登录游戏界面，他们的世界才一下亮起来。整个人才找到本属于那个年龄的激情。

刘晓接触过很多热爱电竞的年轻人，但他们中却有很多人都不分清“打游戏”和“职业”的区别。不是所有的网瘾少年都能成为电竞明星，更多人都死在成神的路上。

比起他们，李祥似乎是幸运的。大学给了他充分的自由，他曾经为了玩游戏，一连两个星期都没有回宿舍。为数不多的几次回去，也是通宵后在宿舍睡觉。因为和室友作息颠倒，他们沟通交流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在刘晓的俱乐部里，队员大多是正在读高中，甚至是正在读初中的孩子。与家长的交谈中，刘晓发现，因为无法阻止自己的孩子玩游戏，大人对孩子的期待也会逐渐从“把学习赶上，变成不要学坏就行”。

李祥也曾被家长、被老师放弃。迷上竞技游戏后，他的成绩单上多出了几个挂科的F。有段时间，他几乎成了班里的空气，辅导员也不再提醒他补课越来越多。在大二那年，他终于向父母摊牌，休学进入了职业电竞。

只不过，不是每一个少年都能像李祥这样毫无阻力地进入职业电竞圈。每次报名时，刘晓经常被家长怀疑俱乐部是不是传销组织。

一些很好的苗子因为家长就荒废了。刘晓摊摊手说。为了阻止孩子去外地打游戏，一些家长把孩子锁起来，有的甚至以自杀相逼。

是俱乐部给了他们一条生路。刘晓用手敲了敲桌子，瞪大眼睛说。要不是来到这里，他们早就被社会淘汰，变成了渣子。他相信，那些还游荡在外面的网瘾少年，很容易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或者跟着黑网吧里的不良青年们，染上一身恶习。

在刘晓看来，这些队员无疑是幸运的。他们从一些不知名的小城镇来到上海，还经常飞到欧洲、美国去打比赛，见到了世面，他们从一群没有希望的孩子，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这个时代时髦职业里的佼佼者。他们也曾独来独往，被人忽视，一个转身，他们就走上了耀眼的舞台，成为千人中尖叫着追捧的明星。在同龄人还在为中考、高考发愁的时候，他们就挣到了父辈大半辈子才积攒下来的财富。

他们从落后到几乎无法追赶同龄人的位置，一下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，得到了超越年龄的名利和成功。

比得到名利和成功更难的是，他们身上正在发生的变化。

在没有进入职业队之前，这些孩子被父母指责不务正业、被亲戚拿来作为反面教材。刘晓还记得俱乐部的孩子刚入队时，有的沉默不语，有的乖张暴戾。但只要打开电脑，哪怕只是一场普通的训练赛，他也能从每个人的眼中看出对胜利的渴望。

在一些关键的比赛中，赢下的一方会满含泪水紧紧拥在一起。这样充满荣耀与释放的瞬间，是曾经作为“坏学生”的他们从未经历过的。

李祥也曾敏感、自卑，只有在游戏中打败对手，受到粉丝的追捧，他才找到自信。赢得那座WCG冠军后，在满场的欢呼声中，李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释然。他觉得自己打败了另一个自己，一切冷眼和否定都显得不再重要。他说那一刻，自己看透了人生。

他们不过是一群还在青春期的孩子

进入俱乐部，这些曾经的“玩家”就变成了“职业队员”。与身份同时转变的，还有生活方式。对电竞队员来说，他们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从中午开始的。

在刘晓所在的俱乐部，队员中午12点1点起床，吃过饭后，就开始一整天的训练。俱乐部组织的训练在晚上9点结束，但几乎所有的队员都要自己加练。他们一般在凌晨2点到4点间休息。刘晓告诉记者。

那间40平方米左右的训练室，是队员待得最多的地方。每天12小时左右，除了吃饭时间，他们都会坐在电脑前，几乎动也不动地盯着屏幕。因为长期握着鼠标，他们大多都有手腕的伤病，一些队员的肩膀和颈椎也有问题，疼痛、麻木的感觉随时都可能袭来。

去年的一场LPL比赛结束后，一名韩国外援捂着腰对着教练说了句“me boom”。在接下来的整个赛季，这名外援都因为腰伤无法上场。

伤病也困扰着李祥。在他还是职业队员时，每天凌晨训练结束后，李祥就会和队友一起去吃宵夜。

体力消耗大，加上半夜特别容易饿，宵夜经常吃很多。因为长期不规律的饮食，李祥患上了慢性胃病，现在是医院的常客。

还有些伤痛和疲惫是看不到的。在训练室里，不管队员喜不喜欢，一整天的训练内容可能是同一种战术，同一个角色，甚至同一种基本功。这种日复一日机械式的训练会逐渐消磨选手对游戏的热爱

给他带来了退役后的窘迫。

我最惨的就是打了职业后，就没有了然后。在嘈杂的小饭馆里，李祥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。

因为休学加入了职业电竞战队，回校后又经常断断续续出去参加比赛，李祥的大学并不完整。离开学校时，他只拿到了毕业证。

他的专业是软件工程，可现在他连最基本的代码都搞不懂。那些他曾经没空在意，甚至记不清名字的大学同学，现在有些已经成了白领，有些自己开了公司。

而他曾经的队友，因为退役后找不到工作，不少都做了代练，帮别人打游戏升级赚钱。在李祥眼里，这样的工作，跟失业差不多。虽然代练也有可观的收入，但要一天到晚对着电脑打游戏，这样的生活他不敢再想。

对他来说，6年职业生涯的最大回报，是退役时银行卡的十几万元积蓄。这些钱买不来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。李祥喝下一杯啤酒，尴尬地笑了笑说，一百万都不够。

不仅仅是李祥，就连他羡慕的那些赶上了好时代的《英雄联盟》职业选手，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困惑。

在职业《英雄联盟》圈颇有威望的杨义，会时常收到一些退役选手的信息，拜托他帮忙介绍工作。

普通的工作他们都不愿意做。杨义说，这些小有名气的选手，知道这个圈子有多热闹、多有钱，自己曾被多少人追捧。

杨义告诉记者，其实这些队员在退役前都挣到了一些钱，但因为年纪小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消费，慢慢地就把钱花完了。更让杨义担忧的是，他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形成了，很难再改回去。

有些时候杨义也会觉得，这个资本流入和制造明星同样快速的圈子，多少有些浮躁。

一些曾经站在金字塔尖的职业选手，退役后赶上了另一个风口，他们在游戏直播平台里继续做明星。不一样的，这个新职业能给他们带来千万元级别的年收入。

一个前职业选手曾在某直播平台直播中，对着几十万观众说，自己戴着几万元一块的手表，在这个圈子里都不好意思出门。话音未落，直播画面就被一层层“威武牛×”的弹幕瞬间盖住。

很多现役的队员都相信，即使游戏打得不好，做直播、开网店也可以挣到比打职业更多的钱。杨义说，这种普遍的心态已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整个职业联赛的成绩。

去年，一个LPL韩国外援曾公开抱怨



12岁辍学专职直播玩游戏的“小新” 视觉中国供图

我最惨的就是打了职业后，就没有了然后

李祥离开时也说不清自己得到的，是荣耀，还是落寞。电竞给他带来了一个全国冠军，但也